



曼荼罗·爱

海曼\著

MANTULUO AI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曼荼罗·爱

海曼·著
MANTULUO AI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曼荼罗·爱 / 海曼著.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224 - 12677 - 8

I. ①曼…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4339 号

曼荼罗·爱

作 者 海曼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27.25 印张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2677 - 8

定 价 46.00 元

作者简介

海曼，听音乐，喝茶，阅读。在细碎的光阴里，以笔引线，纺经织纬，穿行于尘世烟火，捡拾生活之美好。天穹星辰，精神的脉象在那里落脚。



爱与心灵，惟惠所怀

——《曼荼罗·爱》序言

为了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的筹备，我来到西安。入秋时节，沿白鹿原进山，感受秦岭古风。受友人之邀留住于辋川王维故居，遇到海曼。她带来其刚完成的著作《曼荼罗·爱》。

《曼荼罗·爱》以梅影的“梦”为主线展开，湛蓝的湖水，南海的气息；夜深入神，灿若星辰；恍惚之间，似曾相识的身影浮现……“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出现在梦中？”梅影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梦牵魂绕，梅影的一生，注定要与“他”相遇，由他而改变。熙熙攘攘，芸芸众生像；情深意长，爱恨离别苦。《曼荼罗·爱》是一部当代都市生活的记录，由爱触及心灵，也是生动的心理分析体现。

“曼荼罗”本为自然花朵，但却带有神秘色彩与神奇传说。如白色的“彼岸花”、红色的“往生花”，以及紫色与黑色的“天使的号角”，包括其中文的“枫茄花”“醉心花”等别名，都是曼荼罗的心性花语。

不管是弗洛伊德与其精神分析，还是荣格与其分析心理学，“爱”都是其主旨与奥秘所在。我在《心理分析札记》中写有“爱心无尽藏”，用汉字之“爱”来表达“爱能治愈”的观点；汉字“爱”之意象中的孚信化育、容纳保护、执手为友、正心诚意，以及惠慈感应、自然汇聚为爱心无尽藏之治愈

与转化。实际上，这也正是弗洛伊德和荣格深度心理学的信念。有人曾问弗洛伊德有关疗愈的秘笈，其脱口而出便是“爱与工作”。如《美丽的心灵》中的纳什，如《危险方法》中的萨宾娜，都是对“爱能治愈”的生动诠释。

于是，《曼荼罗·爱》也是如此。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书中有瑞士荣格心理分析师乔恩，悉心指点医者仁心的周若朴。不可思议，也是无意识或命运使然，乔恩与西安有缘，数十年后再度重回又遇到当年雨中送伞的女孩——已经长大的梅影。几经风雨，梅影受其梦中指引，创作“追梦人”画卷，一种真正曼荼罗的呈现，适心惬意，由此获得超然与觉悟，一种接近于成为自己的自性体验。

仍然是在辋川的夜晚，初次相见，海曼激动地告诉我，几年前，当其构思《曼荼罗·爱》的时候，已是描述了要在西安召开“中国文化与分析心理学国际大会”。我对海曼开玩笑说，或许，正是由于你《曼荼罗·爱》中的意象与心愿，使得这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梦想成真。

此届大会的主题为“觉悟与自性化：东方与西方”，几乎也是《曼荼罗·爱》中所要呈现的故事和内容。“曼荼罗”如爱，“爱”如曼荼罗，其中所蕴含的“本质成就”，正是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所追求的认识自己与成为自己。在荣格分析心理学体系中，曼荼罗体验总是触及自性，伴随自性化过程；爱，本来具有神性，化生万物，忍受一切。于是，如“心灵女神”普绪克的启示，爱惟寓于心灵，心灵惟爱永恒。



于麓湖洗心岛

三亚。海滨酒店。

夜深了，海的涛声仿如从高品质的音响中流畅的交响乐，无数细浪化成蜿蜒的音符，缓缓地渐次传来，渐次远逝，此起彼伏。沙啦、沙啦、沙啦……尾音低柔、舒缓、自由，一声一声，从心底漫过。海浪的声音，让梅影进入美好的意象中。她好像看见自己躺在一艘小船里，小船任由波浪摇漾。黛蓝色的苍穹，高远而又宁静。天空飘浮着的游云，一丝一丝地透亮，宛若水中的小鱼，滑过月亮。星星仿佛是飞到天幕上的萤火虫，扇起灵动的翅膀，飘飘忽忽，明灭可辨。大海慢慢地摇晃。如果小船是摇篮，海浪的声音就是绵延的催眠曲，迷蒙的睡意悄悄向梅影袭来，袭来……

……我好像进入了年代久远的黑白片，一池平静的湖水，我在湖边流连忘返，张望远处高地一栋古老的祠堂。

……许爸爸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在前边领队。我和几个陌生人跟随其后，来到一个地下岩洞。岩洞上面是铁道，有火车呼啸而过。进入洞口，一段很深很长的坑道，宽敞幽暗，点点灯光一路指引到洞的尽头，那里阳光散射，光芒铺天盖地而来。为什么许爸爸带我们到这里来？右边铁栅栏里关着类人猿，它无辜的双眼看着我。类人猿怎么被关在这里？另一边坑道

是一排呈开放式的洞穴，每一个洞穴的墙面挖有一个小小的洞，里边有幽暗的灯光，一个断臂的雕像面无表情赫然站在我的面前。画素描的雕像怎么会在这里？是阿基米德雕刻的雕像吗？

……海滨之城，一个熟悉的身影，白衬衣、蓝色牛仔褲，走在椰树摇曳的小路，由远而近。走近了，看不清他的容貌，却能感知到随他而来的温暖气息，如初夏紫薇花开的清晨，恬淡而静谧，我努力睁开眼睛，伸出双手，捕捉他的身影，他穿过我的指梢。他是谁？我努力回望，他到底是谁呢？

……红色烟花在椰树枝头升起，绽放在天空，片刻之后，慢慢地隐去痕迹。我迷醉在一派奇幻魅惑的景象中。忽然，我手中的画夹长出一对雪白的翅膀，扑棱扑棱飞向天空，一道彩虹遽然升起。烟花消失了，海浪消失了，一切陷入沉寂……

不甘的沉寂将梅影从梦中拽起。他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出现在梦中？梅影百思不得其解。

房间，纱幔轻悬，光线暗淡。梅影披上白色真丝绣花睡衣，下床，赤裸双脚走向阳台。

潮湿的海风，扑进衣襟，带来海边特有的湿热与咸腥。山峦如浮雕凹凸有致，黑黝黝地矗立于海面右侧。山间偶尔闪烁的灯光，如深藏的钻石，诱惑着不断探索的目光。参差不齐的山峰，层层叠叠伸向黛蓝色的天空，在峰顶处留足了空白，自然而然地勾勒出一幅写意的水墨画轮廓。

海面呈巨大的扇形，折痕起伏，绵延不绝向外延展，辽阔至目光无法企及之处。海波轻轻涌动，稍纵即逝的波光，如同草原上机灵跃动的小兔，时而潜伏草丛，时而跃起追逐，一路雀跃着滑向远海。

夜色在海与山根的结合处，愈加深重。没有月亮，参宿四挂在天空闪烁着隐秘的光，随光逶迤而来的气脉，在无人应和的孤独里，直抵梅影的内心深处。梦幻与现实在那里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反应，从她的体内升腾起来，与流泻的星光汇合在一起，低调而又温润地沉淀在夜里。

瑞士。苏黎世湖边。习惯早起的周若朴身着黑白相间的运动装，从湖边跑来，停在蜿蜒至草坪深处的小径。他抬起左手，腕表时间指向九点。昨天，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结束时，周若朴与导师乔恩相约今天共进早餐。下午，

周若朴将乘机飞往伦敦参加学术会议。

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清晰可见，山峰呈黛色伸向天空。天空蓝得透亮、水润，在纯净中透着轻灵的美。阳光柔柔地倾泻在湖面，平静的湖面泛起细密的金光。远处草坪上，偶有鲜绿的新芽从小草的心间绽出，闪烁着清明微妙的光辉，草坪笼了一层浅浅的雾，无风，叶无颤，露珠安心地躺在雾霭里，在舒适的睡眠中做着幸福无间的美梦。

乔恩，国际著名分析心理学家，一身白色纯棉加厚的中式太极装，面湖而站打太极拳。他的动作轻柔缓慢，刚柔相济，绵延有序。湖边长椅，两位年轻的金发情侣被乔恩的太极拳吸引。男孩站起来，比画乔恩的动作，回头示意女友和他一起做。女友轻拽上衣裙摆和他一起双手舞动。乔恩气沉丹田，于吐纳间结束动作。稍停片刻，转身沿湖边小径和周若朴汇合。

“乔恩老师的太极拳越来越有味道。你看，有两个年轻人，跟在你的身后学习。”周若朴笑道。

乔恩回头，河边的两个年轻人手舞足蹈，在他们夸张的动作里，还有一丝太极拳的影子。乔恩和周若朴不由笑起来。

“记得第一次去西安，在公园看到那么多人在做同样优美的动作，我被迷住了。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遛弯儿跟在他们后边比画。”乔恩眯上蓝色的眼睛，视线落在清晨的湖光山色里。

“太极拳将中国传统中医学中的导引术和吐纳术糅合起来，动作里阴阳变换，内外兼修，让人不能不为之赞叹。”周若朴深有感触地说。

“每天早上，打太极拳，好像在潜意识的推动下，画着美丽的曼荼罗。”乔恩挥舞双手，在空中画圆。

“曼荼罗？作为援藏医生，我每年都要去西藏地区。在当地，曼荼罗是人们心中的‘宇宙图’，吉祥而又神圣。”

“西藏？我很想去，一直没有机会，或者说我和西藏的缘分还没有到。”乔恩摇摇头，遗憾地说。

阳光下，闪耀着清晖的阿尔卑斯山，让周若朴好像置身于雪域高原——太阳升起的喜马拉雅山脉。西藏，一个神奇的地方，湛蓝的天空，连绵的雪山，布达拉宫古老的梵唱，漫山遍野的格桑花，佛坛前香烟日夜缭绕的寺庙，雄浑辽阔苍劲的原野。在那里，每次看到曼荼罗图案，他都会被一种古老而

神秘的力量、一种与宇宙相融的能量深深吸引。

“站在那片土地，经常让我想到遥远的瑞士，波林根塔楼，一位智慧的长者，用他深邃的思想，引领我们不断深入人类心灵的结构里，找到最为根本的人生动力。”

“嗯，让我们找回自己，找到内心深处真正存在的自己。”乔恩道。“荣格所创立的分析心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释放创造力和促进个人心理发展的治疗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心理学，与当代哲学甚至是微观物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么多年，随着理解与体验的不断深入，越研究越发现人类心灵的奥秘和神奇。对于它的深层感知和把握，让我意识到自己依然是探索者。”周若朴的声音因感冒略有沙哑。

“是啊，对于心灵这个小宇宙，我们依然是探索者。”乔恩道。

“乔恩老师，您对梦的研究有什么最新进展？”周若朴侧身问乔恩。

“神秘的梦啊。刚开始接触精神学科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在精神治疗中，会以梦的分析为治疗切入点。随着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不得不承认通过梦的工作，对被分析者的生活以及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乔恩将双手举过头顶，相互交叉来回推动。

“梦所蕴含的大量而丰富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分析，如同一件没有打开的礼物。它是我们人类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它。今天，梦依然蒙着神秘的色彩，也许，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终究会解开这个谜团。人人都做梦，谁没有自己的梦想？”周若朴望着波光粼粼的湖水道。

“人人都做梦，谁没有自己的梦想？梦是我们和潜意识沟通的桥梁，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梦的重要性。哦，你的梦想是什么？”乔恩转换了话题，转身问道。

“我的梦想？作为心理医生，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真正清楚自己是谁，找到内在动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成就别人的梦想，就是实现我们的梦想。”乔恩点头道，“我一定安排西藏之行，去感悟西藏的曼荼罗。周若朴，你应该还要有一个梦想，吸引到你的阿尼玛，开始新的生活。”

“我的阿尼玛？”周若朴笑着说。

“周若朴，将积郁在内心的往事清零，美好的恋情自然会进来。那个美丽的女子，一定会在某时某刻某地等候着你。”乔恩安慰并鼓励，“让我猜猜你的阿尼玛会是什么模样？一定是精神相融、灵魂相吸的美丽女子。”乔恩继续道。

“啊，精神相融，灵魂相吸，可遇而不可求啊。”周若朴的视线落在远处天空，那里有一丝丝细长的云絮在空中游荡。

“乔恩老师，如果有时间，我邀请您去西安？”周若朴转了话题道。

西安，西安，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太让人着迷了。夕阳下的大雁塔，青石板的顺城巷，下雨的时候，打一把伞，徜徉在古老的城墙上，手指触摸着青灰色的方砖，与光阴进行一场灵魂的对话。美丽而又有灵性的西安女子，穿着白上衣、小黑裙飘过来，又飘走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场景一直停留在乔恩记忆中。乔恩一双蓝色的眼睛穿透岁月，流连在雨中的西安。

“西安，我想去西安，还想去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什么地方？”周若朴好奇地追问。

“暂时不告诉你。我回去要好好做功课，”乔恩认真地说。

周若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深知乔恩严谨的个性，如果没有做好充分的功课，他不会贸然讲。一阵轻快的嬉笑声从湖边传来，那对情侣绕着长椅追逐，男孩抓住女孩，顺势将她揽入怀中。乔恩对着周若朴努努嘴巴，周若朴笑着摇摇头，两个人一起走向酒店。

三亚机场休息室。当梅影脱下夏日裙装，换上冬天的黑色套头毛衣，黑色牛仔裤，再套上黑色羊皮小靴，走出休息室时，一个身影从人群中掠过，梅影的目光追踪身影而去，他又隐在来来往往的旅客中。

正值旅游旺季，候机大厅人声鼎沸，热闹得像大卖场。

梅影终于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回头无意间看到邻座的人，猛然愣住！林枫正透过落地大玻璃向外眺望。一大一小两只旅行箱，黑红相配并排站在他的脚下。

梅影拍了拍他的肩膀，林枫注视窗外，若有所思。

“林枫?!”

听到声音，林枫的心蹦了几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不得不回过头。梅影正坐在他的身后，眼睛里射出一串串问号。他噌地站起来。

“你不是在成都?”梅影疑惑地问。一个小时前通话时，林枫告诉梅影自己在成都，正坐在办公室。

“我，我在哪里和你有什么关系?”明摆的事实，抵赖也没有用。林枫使出惯用的伎俩瞪起眼睛，虚张声势，强词夺理道。

“你能不能说句真话?不骗人好不好?”真没想到会在这里和林枫碰见。显然，林枫又在撒谎。在湿热的三亚，梅影的心里还是不由渗出一层薄冰，隐隐地散着寒气。

“真话?骗你?相信吗?”林枫瞪起眼睛，白了一眼梅影呛道。林枫毫无遮拦而高调的声音，吸引了近旁的旅客的眼睛喇喇射过来。候机时间本就无聊，更有猎奇的好事者走过来，准备围观一场好戏。

梅影恨不得钻进大庭立柱里，她的面部神经开始出现细微的不规则的跳动。无论如何不能将争吵带到大庭广众之下。梅影忍住没有回应，一团冰雾开始在胸腔逆时针运转，梅影拉上旅行箱向室外走去。

林枫歪着脑袋，斜睨梅影离开的背影。他知道，在这样的场合，梅影自然会偃旗息鼓。谎言终究被戳穿，气氛如此难堪，林枫脸上也挂不住。于是拔脚走向室外，手伸向口袋，摸出一盒烟，拿在手里，向左出了候机厅。一张撑着墨绿色大伞的休闲桌静默于大厅之外。他过去坐进椅子，面向空旷的草坪，两只胳膊肘支在桌面，右手打开打火机，点燃夹在手指间的香烟，吸了一口。当他回过头寻找梅影，发现梅影面对窗户正在注视自己，左手抬起示意。

梅影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他抽完这支烟就回来，也是在变相地向自己道歉。梅影将头扭向一边，这个撒谎成性的男人，在这里又将厚颜无耻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句真话就那么难吗?那团冰雾在梅影胸中旋转得愈来愈快。

手机铃声遽然而响，阻断了冷气团的旋转，电话是唐果敏打来的。唐果敏，梅影的闺蜜。

“回来了没有?想和你聊一些事情。”唐果敏问道。

若在往日，她们会煲电话粥，聊天的话题经常随兴而起，上自天文，下

至地理，国际政治，国内财经，茶艺音乐，艺术舞蹈，老公孩子，琐碎的日常生活。只要有时间，即使长途，也不会影响她们的聊兴。能有一个完全合乎心意聊得来的朋友，也是人生一件趣事。但是，此时此刻梅影没有一点聊趣。

播音器里传来甜柔的声音，提示飞往西安的航班，登机时间已到。

室外的林枫，像尊雕塑，两只胳膊继续撑在桌面，两手抱拳，正在打电话。梅影瞥一眼林枫，失望地推着旅行箱进了登机口。

林枫回到座位，一名女子坐在梅影刚才坐过的椅子。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正在欣赏五个指甲上镶嵌的水钻。

“我去了一趟卫生间，你就不安生了。刚才那个女人是谁？”靠在林枫肩膀上，她问。

“我的前妻。”林枫回答道。

旁边有人往这边瞅，林枫肩膀不由自主歪了一下，那名女子没有靠稳，呀了一声，身体呈120度向椅子倒去。

成都双流机场，许清下车，和送行人员匆匆握手告别。猛一抬头，林枫拉着一名女子的手赫然出现在眼前。林枫看到许清，愣了一下，松开女子的手，脚步移向侧旁。

“真是个祸祸！”许清在心里狠狠骂了一句，跑进大厅。

一天的会议冗长、拖沓，照本宣科。晚上，梅影回到家，一如往常戴着耳机，一边听音乐，一边坐在画架前画画。旁边圆形玻璃茶几上，放着一个深色小茶海，玻璃茶壶里，隐约可见紫色花瓣，小玻璃杯里茶水已凉。

“丁——零——丁——零”门铃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梅影摘下耳机起身开门。许清提了两桶邦淇牌葵花子油进来，换上拖鞋，直接进到厨房，打开冰箱，扫视一眼，关上冰箱门。

“昨天在机场给你打电话，你的手机关机。”许清从厨房出来问道。

“我应该在飞机上。出差回来就看我，带好吃的了？还是想我了？”梅影笑着问道。

“哟，带了成都的青山绿水放在办公室。想你？没工夫。”许清看到圆桌上的茶海道。

“刚泡了花茶。玫瑰、勿忘我、橘丝一壶乱泡。喝一杯？”梅影起身去餐厅打开柜子，取出一只精致透亮的玻璃杯。

“听音乐、喝茶、画画、弹琴，我们的日子就应该过得这么文艺。哎，生活、工作硬生生地把这么美丽的女人逼成了女汉子。”许清手指自己，抿一口茶说。

“这么文艺？真正的文艺不能只有诗书茶画，只有咖啡，只有吉他，只有浪漫，还要脚踩大地，把细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泡好每一壶茶，画好每一幅画，做一个美丽纷呈的梦。活出灵魂的风骨，才会渗出真正的文艺。”梅影道。

“灵魂的风骨？”许清反问。

“独特的，妖妖的，有花开在心里，饱满而明媚，自己魅惑着自己。”

“啊，我已经魅惑自己这么多年，把自己魅惑成资深剩女。文艺是文艺，还得接地气。”许清看着梅影的画说。

“你家祸祸最近怎么样？”许清又问道，她管林枫一直叫祸祸。

“好着呢！”梅影头脑冒出在三亚见过林枫的情景。

“还好着呢？在成都机场，那个祸祸拉着一个小鲜肉的手。”许清手指秦岭方向，不满地道。

“不要讲这些，我不想听。你不是要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吗？”梅影眼前冒出黑红一大一小的箱子。

“装聋作哑吧，你。看看，看看，被他祸害成什么样子？一个油嘴滑舌的祸祸。蒙得你晕头转向，你还真以为你就是他的 NO.1？想一想，你的画呢？在这个家，你有几幅完整的画？”许清开始进入了惯常的训话模式。

许清跑进房间打开柜子，掏出十几张画板，一把没有弦的吉他。每张画板都有深浅不一的划痕，其中有几张画板，几乎从中间断掉。

“看吧，如果不是我让你把后来的画放在妈妈家，你还能拿出完整的作品不？”许清随手将画板扔在地板。“你的天赋，你这么多年的努力，被这个祸祸给毁了。为什么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对绘画的鉴赏能力？”看着扒拉出来的残缺画板，许清不由提高音调。

“不是对你没信心，我对自己没信心。专业画家排成长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想怎么样？”梅影辩解道。

“谁说你连美院的门都没进？你从小生活在美院，接受了许爸爸十几年严格的专业训练啊。小影，你真被他洗脑了，不求上进，自取灭亡。”许清指着墙壁上镜框里的林枫道。

“整天教训我，又不是我姐姐。”许清的一句不求上进、自取灭亡深深地刺痛了梅影。

“是不是你姐姐，反正我管定你了。”许清才不吃这一套。

“还是照顾好自己吧！”梅影不满地说。

“放心，我的心在身体里，照顾得好着呢。我独身怎么啦？单身狗又怎么样？总比你好吧？这个婚姻给你带来什么？安全？幸福？志同道合？还是对你事业的支持？还是心疼你，照顾你？动不动还要受窝囊气，还……”有一句话已经活生生地溜到许清嘴边，硬是让她狠狠给吞了回去。

“宁愿单身笑，也不要再在婚姻里耗。”许清有些激动，加快的语速像针一样，一下一下地扎着梅影。

“不跟你讲了，仗着你是许爸爸的女儿，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梅影拿出这套用了几十年的套路来说事。

许清瞄了一眼画板，一语未发，走到门口一脚塞进鞋里。出门后，顺手将门外的垃圾拎下去。到小区门口时，她和杨画眉打了一个照面。杨画眉硬着头皮，对许清点点头。许清皱起眉，问道：“你怎么还在小区？不是早就搬走了？”

“我取点东西。”杨画眉诺诺地回答。

“没事最好别过来。”许清不屑地绕过杨画眉身旁。

梅影捡起许清扒拉在地板上的画和吉他，手机在茶几上响了起来，林木朗朗的声音从话筒流淌出来，将梅影快要被戳成渣的心毫不费力地粘连起来，一丝笑意牵上了唇角。林木学校有活动，明天不回家。于是约好明天中午两个人一起去大唐西市吃午饭。挂掉儿子的电话，梅影的心情稍有轻松。

晚上，暖气供给太足，室内温度高得让人喘不上气。梅影收拾完房间，打开阳台窗户，冬日夜晚特有的松烟味淡淡地飘进来，在松烟的余味里，甚至可以嗅到贮存多年的老普洱的味道。玻璃左上方那颗璀璨的参宿四，怎么转移到了头顶呢？也许是角度的问题吧。无论它在哪里，并不影响梅影与它进行心领神会的交流。心与星原本就是一类物质，同属于宇宙世界。心存在

于敏感而细微的小宇宙，星存在于浩渺的大宇宙。无数的小宇宙，扑向太空，探索未知的大宇宙世界——生命物质中未知的起源。

奥妙而神奇的宇宙！

中午，大唐西市门口木质大船前，梅影一身体闲装，一件白色休闲T恤，一条浅灰色运动裤，一条浅灰色带有粉色图案的丝巾绕在颈间，手拎超市塑料袋，关注着马路对面的林木。林木一路小跑过来，接过塑料袋，挽起梅影的胳膊。帅气阳光的儿子走在旁边，梅影的心如同浸在蜜中，眼神都是甜丝丝的。林木回过头来，上下打量着梅影。

“老妈，看起来好年轻啊。同学们还以为你是我姐姐呢。”

“那当然，木木的妈妈必须要年轻。”梅影信心爆棚地说。

“老妈的颜值太给力了！”林木紧接着又夸了一句。

“飘了，飘了！为了儿子，不给力也要给力！”儿子的话，让梅影的心里甜得有些发酸，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儿子了！

三楼九格的绿柚，靠窗正好有空位。梅影脱掉外套，搭在椅背。林木衬衣的领角窝在衣服里，隔着桌子，梅影伸手将林木衬衣领角拽出来，在儿子脸上啪啪顺手拍了几下，林木笑着揉揉脸颊，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单。

“老妈，我给你点一个甜品。”林木翻看着菜单，在上面画了几笔。递给服务生，又要了两瓶果啤。“妈妈，寒假，我想上课外班。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开始拼了。”林木边打果啤边说道。

林木主动提出加课，梅影自然是心中欢喜，一口应允。林木咕咚咕咚喝完一杯果啤，又倒了一杯，问：“爸爸最近忙什么？好长时间没有给我打电话，快要把这个儿子忘掉了。”

“爸爸工作忙，有时间他肯定会给你打电话。”梅影随口道。

“爸爸不在家，某人又偷偷画画了。”林木一脸坏笑道。

梅影一手拍林木搁在桌边的手，一手放在唇边做嘘状，说：“你希望妈妈重新捡起？”

“一定的、肯定的、必需的。看老妈画画的感觉太棒了。资深文青，艺术范十足。”林木抬起右手摆动，做排线状。

“资深文青？好，为了儿子，老妈也要努力文艺到老，优雅到老，变成骨

灰级的文青。”梅影的笑从脸上一直荡漾到心底，在那里泛起一圈圈的涟漪。

服务生陆续上菜，放盘子时，不小心带倒放在桌边的半杯酒瓶，酒水咕嘟咕嘟冒出来，浇在林木膝盖。服务生手忙脚乱，忙迭声道歉。林木低头看着膝盖，笑嘻嘻地一边劝慰服务生，一边擦桌面的酒。擦完酒迹，林木嘿嘿道：“老妈要是不上班，在家画画，多好？”

在家？怎么养活你啊？妈妈只是做做白日梦，想想而已。梅影看着儿子，将这句话留在了肚子里。她不忍心扫儿子的兴，又不想让自己难堪。梅影凝视着对面的儿子，突然发现他说话时一本正经的神态，已经有了大人的模样。在家专职画画，她何曾没有想过？可能吗？林枫那张阴晴不定的脸，从头脑里冒出来，梅影摇摇头，拿起半瓶果啤，给林木的杯子添满。